

王英琦

WANG YING QI

卷

求道者的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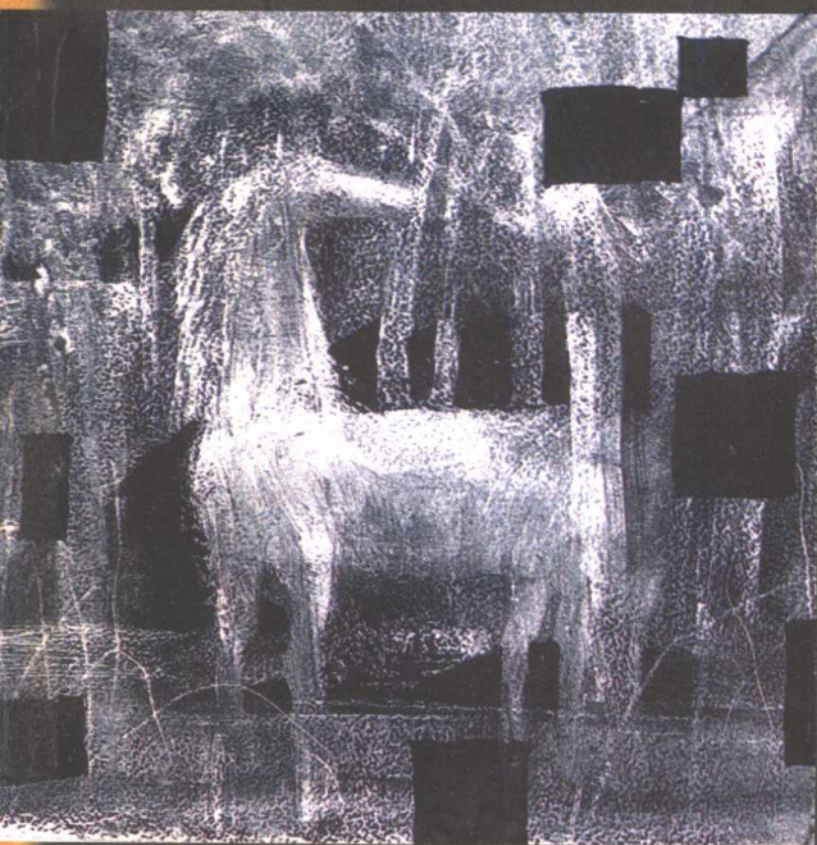
主编 刘毅

AL CONDITIONS

QIU DAO ZHE DE BEI GE

沈阳出版社

当代中国作家自况体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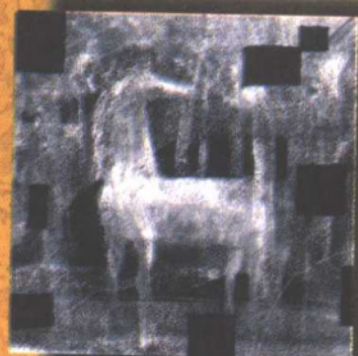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潘晓翊

封面设计

汪耀民



ISBN 7-5441-0788-4



9 787544 107884 >

ISBN7-5441-0788-4/I · 193

定价: 7.80 元

王英琦

卷

THE BOOKS OF CONTEMPORARY
WRIPERS/PERSONAL

CONDITIONS

求道者的悲歌

QIU DAO ZHE DE BEI GE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求道者的悲歌/王英琦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7. 8

(当代中国作家自况体丛书)

ISBN 7-5441-0788-0

I. 求…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9565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75 千字 印张: 10 1/2

印数: 1—1000 册 插页: 4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潘晓翊

责任校对: 朱科志

封面设计: 汪耀民

版式设计: 潘晓翊

定价: 7.80 元

文学不浪漫（代序）

写这篇序的直接契机是，四个把文学爱得较轻的女人，几乎在同一时刻，带着不同背景，平行交叉地闯进我的生活。使我的原本孤寂死板的案头日子，一下热闹起来，变得女性味和尘世气息十足。

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已是一又三分之一了。作为主角观众，我冷静得近于无情地品咂着、审视着她们悲喜难卜的人生之剧，反刍着文学将会给她们各各带来怎样的命运……

——她是我的宿识。与我貌似朋友却不是朋友地相识了一轮属相的时间。

她家居长江边，饮得长江水，出落了一身标准长江女儿的好水色。她在一县局级单位风雨如磐地谋一小文吏公差，拿一份国有薪水，苟一份

与此等同的自由。她是个“老革命”，老业余作者了——一个刚出了本处女集的四十挂零的老“文星”。

她与我在十二年前一个文学会上谋面。当时给我的感觉，既不漂亮也不抢眼，只是一身素服，只是肤色姣好。她总是不吭气地坐在会场角儿，我偶打眼望去，总能看到她瞳仁里射出的光，比其他女作者更亮更拗。

那时开会，除了交钱还兴交全国粮票。我没带。正开动脑筋思谋如何能不丢份地赖掉，殊料，已有人暗中悄然垫上了。好一番打听，知是她。向她示谢，她却说：“我一直在观察你，你跟谁都不一样。你抠鼻子的动作都那么执着认真。”

此别一晃十二载。十二年来，我的人生大跌大宕大开大合，许多事经岁月和心灵的双重淘洗都淡逝了，唯她那番话和那十斤粮票，却未被流年冲去，存蓄了下来。

前些时，借着出差，当我七弯八转执意寻到她时，她大感动了：“就为了那十斤粮票？”

在她家那个临水的充满“后花园”气息的庭院里，我带着一份伤心的绝望读着她用全部女人的赤诚和女性的精魂凝成的集子，读着她对文学对人生执拗的让人心疼的爱，我的眼角溢出了几星灼泪。当一些人视文学为玩物为消遣为码字为

“练摊儿”的时候，另一些人却视若生命和信仰。这集子先定的生不逢时。它的出版，是这样的无声无息，这样地不规模不气势，它除了能抚慰一点诞生者自己的甘苦寸心，又有谁把它当一码子事呢？现在谁还需要文学的滋养与诗情画意的情怀？谁还耐烦支楞耳朵去聆听一个女人的灵魂絮语？

不为人识没人买帐，确乎是一切创造者最大的悲剧。面对这片让人哀伤的文学土地，是毫无指望地耕耘下去，还是在风晨雨夕中，作远离故土的揖别，在她已是迫急而残忍的选择。

——她是京浦线上一个普通城市里不太平凡的女性。她在男性优势的宦海风云中，以自己的才智占有了一袞领地。然而，她本性不是那种抱定一条官道走到黑的女权欲狂，她的自然天性中，她的潜意识里，有着一份与文学浓稠得化不开的情缘。终于，在她四十初度时，这份因缘起作用了，她要操练一下文笔了。

在刚逝去的这个酷热的夏天，我们相见恨晚地彼此掏着贴己话。她发现我是她所识女人中最较真格最“深刻”（蒙她抬举）的一个，我却认为她是我所见官场女性中最不善骄虚应酬最不“官气逼人”的人。

对她突蒙的复苏了的文学梦，我没有违心地

叫好。我知道，高更也是在过了四十大关时顿悟并出道的。为了那神示的“悟”，那一来自生命本体的艺术冲动，他毅然辞去了“日进千斗”的股票经纪人的肥差，抛妻别雏，最终在蛮荒原始的塔西堤岛，将自己的人生和艺术推至辉煌。

而她不是高更。她能为了文学，放弃她的高官厚禄既得利益吗？她爱文学，能到痴迷状疯魔状颠三倒四状魂不附体状吗？她做好了穷困也罢籍籍无名也罢被人误解事倍功半也罢的思想准备了么？她抱定了三年不窥园五年坐冷板凳十年百投不中乃至肝胆涂地前功尽弃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了么？

倘她不能，她还是悠着点好。

我似又偏激起来。但对临风征人，你不把话说绝点，又焉能指望他胜利生还呢？说真的，我不希望她像个迷途的羔羊，盲目地往文学这条小道上挤。弄得临了黄皮寡瘦，整个一狼外婆样儿，还未必能获得“正果”。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误入文学迷津再无退路，以至全方位错位，扭曲分裂，精神一再面临崩溃。

——她与我不期邂逅在一女性文学会议的登记处。看见我的签名，她直直地勾着眼问：“你就是×××？”我说正是。她不由分说地拎起我的包，就要与我同居一室。这么个没城府不会曲里拐弯

的直性儿姑娘，我看着就喜欢。住定开聊前，我多睇了她几眼。与时下那些“仿美女、假美女”相比，她的美纯正干净。虽上了点“人工妆”，但绝不妖艳。她的底子质地好。

她原是学医的。大学毕业后，却神差鬼使地跑到一著名女评论家名下，当起了文学研究生。现在她面临毕业分配，她意欲分到与文学沾边的单位，命运却限定她只能去干新闻。她惶惑痛苦。因为这将意味她与文学诀别。

她是自费傻乎乎不请自来地参加这个会的。她说，我实在不忍割舍文学，我不知道我今后的路在何方。

望着这个美丽可人的姑娘，我的善于恻隐善于情绪化的老毛病又复生。短短的几天会，我的精力全耗在她身上。我客观分析，主观把握，从文学的美学特征到文人、人文的不同概念，乃至审美的人与现实的人巨大悖逆痛苦撕裂……直讲得口歪气虚，全身心瘫痪，撂倒在床上一蹶不起。

在她所有的心理动机中，我最担心的是她爱文学爱的是虚荣和虚名。一般女性都难逃此“虚网”，何况伊又如此楚楚动人天造玉成呢？我简直不能设想，她会视虚名如粪土，枯守陋室，披头跣足，囊萤刺骨，直至香消玉殒，名命二亡。那才真真叫暴殄天物，惨无人道哩！

——她是四个女人中最小的一个，却是最不幸的一个。她短暂的二十七年人生岁月，用在与病魔斗与命运斗上起码有二十年。这位轻薄命儿的南京姑娘，一个月前给我来了封长达三十页的信，直把我看得堕入水波不兴的万丈死谷。尤让我感到残酷绝望的是，她在如此病重之时（她身上尚有一待查的肿瘤），竟还那样执爱文学，真让我倒抽凉气。

几天后她来了电话。声音款款地甜甜地。说收到我寄的书、照片和信了，说想见到我，想与我谈谈文学与人生。我听出她话里有背水一战搞文学的意思，吓煞了，忙叫她先稳住神，别拿命来赌文学。她哪里知道，文学靠攒劲靠孤注一掷是无用的；她哪里晓得，文学固然能抚慰她巨创累累的心，却也能摧毁这颗心。

我告诉她，决心誓词大话绝话乃至猴急心跳生猛瞎拼，都纯属糜费精力空想事成。写作技巧便门捷径，更与一个作家的诞生毫无瓜葛。我希望她不仅养好病且修炼出一个坚强的灵魂世界。因为文学的根柢，在文学家的主体力量和独特人格气质上。一个人若不从本质上正道上挖潜下力，那么上帝老人家也帮不上他的忙。

她忙不迭地应着，保证按我说的去做。那么，愿主保佑这可怜的姑娘吧——愿她早日康复，去

做她的文学梦吧。

并非自己挤进门，就容不得他人。也不是唯“性灵”说，蠢到认为必有神意感通的人方可进得文学圣殿。实在是，我集数年之甘苦，把文学看扁了看透了。那太不仅仅只是天赋灵感才气文气或潜意识下的神秘冲动了。它的成败高下，几乎牵涉到人的一切生存状态。

一般之人爱好文学，无非因着兴趣癖好无聊和发泄。文学，或是作为他们个性缺陷的补救，或是作为他们坎坷生活的倾诉宣露。还有人的写作欲，是因着人类古老的“好名”传统。文学乃一大名利场，他们看准有实惠可捞。对他们而言，我有时真觉文学成了“异化物”。当然，我并不一般地指责他们，名利之心，人皆有之。“绝利易，绝名难。”连退隐之名士僧人尚仍冀得名，遑论吾辈庸众。我想说的是，有名利之心固然无罪，固然也能一般地写写，但这毕竟只是对文学的低层次“原始冲动”。要想写出真东西大家伙，还需有来自生命本体更强烈的内驱力才行。纵观古今，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不可能仅仅从唯利是图的笔下生产出来。它或许能使人写得快些顺些，但绝不能使人写得好些高尚些。

对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说，他起码要做到对文学的一份真诚一份情感投入。他最好先问自

己：文学对我有这么重要吗？写作吧，否则你将死亡！这样他日后会少走许多弯路。

至于女爱好者女作者，情形要复杂微妙得多。她们的好名之心，多半是虚荣心而非野心。她们80%的人爱文学是来自女性天然属性和原始本能冲动。女人感性好形象思维发达，从这一层面说，她们的性情更近文学。由于女性是生命的直接创造者，潜意识中，她们对本体生命更执着更热爱，生命意识自我意识也更自觉强烈。渴望永恒渴望超越渴望表达和倾诉，是她们的主要人性特征和性别共性。她们总是跟着感觉走，凭着直觉下笔。“感性君临一切”，在她们是普遍现象。她们的“切身写”与男性的“不切身写”，形成最大的写作差。

她们天赋敏悟，含灵酝秀，多情心细，多愁善感，构成独特的女性思维和女性文学。她们的笔触或纤秣诡谲，或精巧俏皮，或以文为友扒肝吐肺，或以墨洗面抒悲倾怨。她们敢爱敢恨敢袒露敢表现，哀过人乐亦过人，能感之亦能写之。她们有感而发，有情必写，辞绝不大而划之，语半点不虚无，句句写在实处，落在点上，她们的女性生命态被她们直露直白地近乎犯痴冒傻。

这是她们的可爱亦是她们的可悲。

正因为她们仅靠主观感性写作，她们的作品

相对地较受局限性限制，缺乏客观高度和超越能力，缺乏主体精神的浑厚博大。一己的悲乐，并非不能写，也并非无价值，但只有将一己融入群体，个性中广含着共性，其作品才有深度和普遍意义。然而，对于女人这种“感性动物”，你要求她纯客观超出自我地去写，就像要求男人去写绣花鞋胭脂腮一样不可理喻。

有男作家谑称某些女作家的作品是“小女人文学”、“庖厨文学”，是精神的屠场和厨娘的趣味，并不完全是贬低。语俗碎，词庸缀，刻意轻软纤小，且小而无当，确实是一部分女作家的诟病。许多有悟性有才气的女作家已觉出这一点，已意识到若不克服矫饰的文风和自我表现的欲望，写出的东西就会不是东西。语言的精致，丝毫不能代替思想的浮泛，清新不等于轻浅。要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没有对事物本质的穿透力，没有超个人的精神境界，是断不可能的。

不日前，我收到北京一女评论家的来信。信末有句话使我限入肃想：“写出你眼睛深处让我震撼的东西。”

如果说我确乎有过什么震撼她的地方，必是我不雷同于人的生存状态和独特价值观了。

我这个年龄档次的人，大抵是逃不脱“共性化”的命运。因了天性使然，我的自由个性比

一般人走得都远，这即使我倍受人生磨难，亦使我养成逆时忤众的性格。

譬如对文学流派的追新逐热，我就很冷淡。先锋派新写实也好，结构解构也罢，都不能叫我昏眩。我对那些不讲意义目的，怀疑真理神圣，否定精神的超越，从而全面消解价值与理想，放弃终极追求终极关怀的一切所谓文学新潮流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我对那种轻薄饶舌，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的语言迷宫，以及不惜以“失语症”为代价，来追求新奇独标的种种形式主义十分厌恶。

我认为，语言的本性反映着作家存在的本性和个体的本性。语言的命运就是存在的命运。作家在作品中的“修辞性”倾诉、语言符号的选择和应用，是作家全人格的投射，是他实际遭际的直接符号。独特性并不就是创造性。对西方文学流派无条件的认同与趋仿，其结果只会丧失主体的民族特征及个体的文学特征。

任随外部怎样潮起潮落，标新立异，这些年我全心全意做的事就是恪守我自己的文学本体。以我个人独有的艺术观照方式，写那些我认为该写的，与我的本性相近的东西，寻找我自己的写作个性与美学品格。我没有辜负自己。我在经历了种种寻找的痛苦而后，终于在生命与创作中觅

得了一些唯己独有的规律性的东西，找到了自己的新起点——引导我的人生与文学永远向上的信仰和精神乌托邦。

我发现由于先天秉赋和后天环境，自己人格器识中较稳定突出的气质之一是对相反事物的嗜好。我尤对那些复杂的看起来绕不过去的对立矛盾感到兴趣——我在这方面有较长的“专业”训练，因为我自己就长期处于这种“多极矛盾”的临界状。我对真理对终极意义有着近乎病态的激情（或许荒谬徒劳）——这又或许与我本人实质上是个“一心一意”追求事物本质，具有“浮士德”不幸性格倾向的人有关。这些性格气质的奇妙组合，带入我的文学创作，便形成了我的特殊的个性和风格。我意识到自己对所谓的重大热点题材缺乏兴味，而对那些“活性”的启迪心智的东西有劲头。我的写作，主要不是受功利或环境的影响，而是受内心情感的驱使。与同类女作家相比，我的编故事梦幻隐喻才能不卓著，但哲理感思辨性发散型思维较发达。我不喜欢具象描摹人事，琐腻地抒写情绪心境，却较擅长截取细节，空中定格，给以主观阐叙，客观深化。这种写法，既能使我避开我最不耐烦的冗长繁复的纯粹描写叙述，又能使我在一种“感性的理智”下，发挥我的逻辑思维宏观思维较强的特点。

关于语言，我不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地，但却追求简洁生动朴素到位——既与我的自然天性相统一，又能最大程度表达我的思想情感和内心状态的那种语言。数年的实践，应当说我基本找到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那就是较本质较恣意较有内在张力和外在感染力的那样一种文学语境。

一个主体意识较强的作家，通过对自身审美能力的客观内省，必然逐步认识到自己创作上的优劣势及独特性和局限性，从而明了自己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和怎样写才是“我是我”的标志。他就会更加自觉主动高屋建瓴地选择与其个性特征更相契合的创作题材。

倘我今后真能写出什么“震撼”人的作品，那必是“返回心灵”，从我的独特命运遭际写起。写我的灵魂撕搏，人格分裂，人性中最至深的渴望……写我如何为了保持一点自然人的特征，却陷入另一种身心异化的痛苦；写我怎样为了解脱生存危机，苦苦地寻找自我寻找“我的上帝”；还有我的该死的强迫性思维；还有我的走边走边险的偏激极端情绪……那将是一种全心灵全人格的写作，将是我的意志、智慧、创造性思维全面展现的——魂魄心血之作。

最大的痛苦，是创造的痛苦。谁吃不透这句

话，谁莫急侈谈文学。

常收到一些初入门者的热情来信（在此，我恳请朋友们不要来信了。写而无复，想必太使人失望。然我倘每信必复，则我便什么事也不能干了），我有时冲动地恨不能即刻复信：亲爱的朋友，你真以为写作是一种快乐和享受吗？你真认为作家行当是个名利双收的美差吗？，不，在我看来，它更是一个苦海无边的劳役，通向自我毁灭的墓地——不折不扣的受虐狂。

我想到自己刚杀青的一篇文章《守望灵魂》。写这篇文章时，我的全部体力和心力，都始终处于一种残酷的巅峰状和内功态。写作期间，我曾克制不住跑到卫生间去痛哭流涕，悲绝孤愤之情难抑。那种生命能耗尽、身家性命难保的念头不止一次地袭上心头。以致我想调侃一下自己：这么跟自己较劲过不去干啥？——都可悲地失败了。《守望灵魂》煞尾时，我的灵魂已几近抽干榨尽。

这就必然迫使我再一次无情地拷问自己的写作动机来。为了谋生赚钱么？显然不是。我对物质的东西历来欲望不高看得不重。倘为了钱，我还不如去干攻关、文秘乃至无证摊贩这类不伤脑子不耗命的活儿。以我的智商，估计胜任有余。为了名利么？似乎也不全是（以前曾是。曾是乱我文心，毁我文气，成为我不能“人文统一”，进入